

事類賦

十

事類賦



事類賦卷第十六

勃海吳淑撰奉 勅注

服用部五

舟 車 鼎

舟賦

昔聖人剡木為舟以利千古 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 或

曰肇自虞姁工倕 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姁音 或曰起於

貨狄共鼓 世本曰共鼓貨狄黃 雖權輿於窾木 淮南子

見窾木浮 而為舟 或矜夸於浮土 世本曰廩君名相姓己氏與樊

以土為舩雕文畫之舩浮者神 氏暉氏栢氏鄭氏凡五姓爭神 則有吳之餘皇 左傳曰楚敗吳

漢之雲母 拾遺記曰漢成帝以雲 白魚瑞周而斯躍 周

曰武王伐紂濟河有白魚躍 呂氏春秋 黃龍感禹而來負 曰禹南省

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五色無主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 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弭耳曳尾而逃

苟汎然而無繫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則觸

之而不怒 莊子曰方舟而濟河有虛舟來觸則雖有褊心之人

怒向虛 而今實 若乃道濟舩艫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有



新使匠作舳艫工人誤截兩頭以為不祥殺三巧手及入朝果伏誅

黃蓋艫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艫

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乘風縱之同時發火時風猛盛悉延燒岸上營曹公軍敗退

徐宣

至者帝

魏志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明帝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倒宣舟在後陵波而前群寮無

壯之 **鄧通持擢以雖容**

漢書曰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注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

黃艫烏江而待項羽

史記曰項羽敗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艫船待

燒赤壁而

走曹公

江表傳曰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大見馳馬

曰武帝謀伐吳詔益州刺史王濬脩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

江神舟楫之

祥聞集蜂

語林曰周武王東伐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盛自古未有 旅皆薦寶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

事一六

二

原月介

以鳥畫幡旗翌日而鳥紂名其船曰蜂舟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遺類

故可以陵迅流

馬融廣成頌曰方舳艫

連舳舟張雲帆施蠅幃靡颺風陵迅流發擢歌縱水謳

翼長風者也

左思吳都賦曰篙工持師選自閩禺翼御長風狎

翫靈

爾乃浮江千里

漢書曰武帝浮江射蛟舳艫千里注舳舫後持施舳舫頭刺擢處

攻楚萬

舳 蜀王本紀曰秦為舳舫萬艘欲攻楚

水淺而但能浮芥

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坳

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矣水淺而舟大也

河廣而曾不容舫

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舫

至如

沙棠之法

拾遺記曰漢成帝常與趙飛燕戲大液池以沙棠為舟貴不沉沒也

木蘭之麗

任昉述異記曰魯班

刻木蘭為舟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

采菱翔鳳之名

西京雜記曰太液有采菱舟陶季直京邦記曰宋武渡六

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百五艘舟楫之盛前代無比

指南常安之制

晉宮閣記曰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都亭池

有華酒舟 梁麗晉舶之稱 莊子曰梁麗不以衝城注麗小舩也風俗通曰晉曰舶 吳艚越

女之類 張揖埤蒼曰艚吳舩也音周西京雜記曰太液池有越女舟 或實薪芻而舉火 見黃蓋艚

或建幡旄而照水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舩數百艘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旌葆麾蓋照灼涯涘旄音

餌李郭並汎而登仙 後漢書曰郭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胡越同心而共濟 王弼易傳

曰同舟共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 樂茲清曠 西京雜記曰太液池中有鳴鶴容與清曠采菱等舟 嘉其輕利

梁王筠詠輕利舩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蕩邁飛雲陵漾浮鷁采暎水煥蛟文 卜式博昌之習 漢書曰卜式願與臨苗習弩博昌習舩者死南越

賀貞齊絳檐之侈 吳志曰將軍賀貞齊性奢綺所乘舩雕刻丹鏤青蓋絳

檐艚艚闔艦 顏回知賜也之來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於吳久而不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

不來顏回掩口而笑曰無足者 郭翻屈庾翼之至 晉中興書曰安西庾翼以帝舅之

重躬往逼郭翻欲疆起之翻舩狹小欲引就大舩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舩中 詠桂權而

見楚辭 楚詞曰桂權兮蘭 被豹裘而迎晉使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

人飾舟以逆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豹裘者 巨川則道著傳說 吳越春秋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

書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五湖則功成范蠡 吳越春秋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

人莫知其所適 亦聞甘寧之錦纜示奢 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纜舟去輒割弃以示奢

顧氏之布帆無恙 世說曰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苦求之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

世說曰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苦求之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

作棧與躬云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風波已沒於杜畿魏志曰僕射杜畿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文帝詔

曰其勤其官而水死稷播百穀而山死杜畿志之至也艘楫豈長於梁相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

河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楫之間

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利社稷子比我矇如未視狗耳孫權回之而受筓削魏略曰孫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

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蒼舒刻之而秤象魏志曰鄧

哀王仲字蒼舒五六歲智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輕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交

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愚者既聞於求劍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

所從墮也舟去從所契處入水求之不亦惑乎智士俄觀其脫衣漢書曰陳平逃歸漢渡河船人疑有金陰欲害之平脫衣

刺船遂漢水有沈膠之責帝王世紀曰昭王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中流船解王没于水河流

有泛柏之詩詩曰汎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注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是其常處亦有緋縞見維

詩曰汎汎揚舟緋縞維之注緋縞也縞綉也舳艦相接郭璞江賦曰舳艦相接萬里連檣嘗聞其越

舳蜀舲淮南子曰越舳蜀舲不能無水而行豈用夫瓊艘瑤楫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

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繫而無政復有蔡姬見蕩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秦將曾焚左傳曰秦孟明伐晉濟河焚舟取王

官及汎茲五會周處風土記曰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章材合五板以為大船因以五會為名也晨

鳥者青桐大船名諸葛恪所造鴨頭船也浩漂容乎萬人漢宮殿跡曰武帝作

者言船之在水如蓮花散落浮於川也

昆明池周而四十里為豫章
大船可載萬人船上起宮室
飛雲嘗見於吳國
江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

魯肅等共
追送敘別
青翰曾聞於鄂君
見歌賦鄂君繡被注
復有漢武申

汾河之歌
見歌賦橫汾壯厲注
廣德有便門之諫
漢書曰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

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也乃從橋

穆滿之乘龍鳥
穆天

子傳曰天子乘鳥舟龍舟浮于大沼焉
山松之望鳥鴈
見江賦西陵縈帶注
或

以伐江陵之木
漢書曰伍被曰吳王伐江陵之木以為船
或以習昆明之戰
漢書曰武帝時

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
至若翔螭赤馬
語林曰漢武始穿昆明池

事十六

五

王孫

汎翔螭舟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甚清帝追思李夫人之儔不可復得悽然賦落葉哀蟬之曲釋名曰舟名青翰于翼赤馬
鷁首鴨

頭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注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首吳志曰諸葛恪製鴨頭船
汎越王之三翼
越絕書曰越為大翼

中翼小翼船以戰梁孝王船名
督孫權之五樓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孫權使董襲督五樓船

往會
先登見號
晉今日水戰有小兒先登船飛鳥船飛雲船蒼隼船各相去四五十步
利涉為謀
易中

孚曰利涉大川
亦聞蒼隼晨鳥
王粲海賦曰乘蘭桂之舟晨鳥之舸蒼隼見上
飛廬

青雀
釋名曰船上屋曰廬重屋曰飛廬晉書曰陶侃擊蜀賊王真真鉤得侃青雀船侃入小舫得脫
或造以為梁

詩曰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或藏之於壑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不知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

也
天淵既汎於飛龍靈芝亦浮於鳴鶴
晉宮閣記曰天淵池有紫宮

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
戴延之西征記曰檀山向恪水
岸上人驚馬
道經宜陽三樂三樂男女老少未

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
嘗見船既聞晉使泝流皆相
水中龍躍
晉書曰晉將伐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

引蟻聚川側俯仰傾笑
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既而王濬自益州造大船
所以浮巨浸而濟
連舫順流而下遂建平吳之功阿童濬小字也

不通為利斯博

車賦

聖人作舟車以濟不通故車始於推輪
文選序曰推輪為大輅之

始因彼飛蓬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知為車
金輅則樊纓九就
周禮曰巾車掌王之五路

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

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注王在焉曰路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樊讀如聲馬大帶也纓在膺鉤婁領也以賓謂會

賓客象路朱以朱飾勒也龍勒龍馱也以白黑雜色飾勒也
耕根則青

質三重
鹵簿今日耕根車青質蓋三重餘同玉輅藉田則供之
或駕於果下
沈約輿服志曰輦車周禮王

后五路之卑也后居官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
或挽彼轅中
後漢書曰江革遇亂以母

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挽或駕以果下馬
戒驅塵而出軌
禮曰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當擊手轂以移風
晏子曰齊人好擊手轂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轂擊者不祥下

車去之然後
若夫朱英綠滕
詩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注朱英不飾綠滕繩也
文茵

國人不為
暢轂
詩曰陰鞞透蓋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注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透蓋白金續續鞞也暢長也
公侯則紫蓋

兮朱裏後魏書曰安車紫蓋朱裏與公侯同子皂蓋青裏乘輿則黃屋兮左肅

宋書曰漢制乘輿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加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馱馬軛上所謂左肅也犛音猫力戰則朱血之涑

輪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鞏張侯謂卻獻子曰自始戰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躬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疾讒則

羣輕之折軸漢書曰中山靖王勝曰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伏波之思下澤

見霧賦馬援浪泊注楚子之及蒲胥左傳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曰鄭昭宋龍晉使不害我

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方載脂而

載牽詩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豈弗馳而弗驅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施

組銜壁插羽流蘇續漢書輿服志曰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加施組組連壁交結四角金龍首銜壁垂

五采析羽流蘇陳平方交於長者漢書曰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輪

扁俄譏其古書莊子曰相公讀書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槌鑿謂公曰公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

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能論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古之人與其不傳者死矣故曰糟粕漢

則婕妤辭扶車漢書曰成帝游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

今欲同輦無乃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魏則先主同輿蜀志曰曹公征呂布還表先主悉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

驚馬彼投人左傳曰楚與晉戰叔山舟搏人以投中車折軾駭茲載鬼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或號追鋒傅子曰追鋒車施通懣遠則乘之或如流水見水賦馮氏行車注或因叔

教而高史記孫叔敖傳曰楚俗好庫車王以為不便輿馬欲下令使高之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

閭里使高其柶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或鄙慶孫之美左傳曰齊慶封

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
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不可疾言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寧宜

妄指禮曰車上不廣效不妄指沈慶之乘猪鼻沈約宋書曰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憾車左

右從之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者不知三公也
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復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

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王道守之驅塵尾晉書曰王道妻曹氏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

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違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以進蔡謨聞之
戲導守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

轆轤車長柄轆轤車長柄網絡朱絲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通憶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憶朱裏五品以上青偏憶

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憶徘徊黑耳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薨葬給徘徊黑耳車一乘傳暢故事曰尚書令輅車黑耳後戶

葦草則沛相後漢書曰袁忠為沛相乘葦草車到官以清亮稱篲聞楚子左傳曰若敖蚘冒篲路藍縷以啓

山林注若敖蚘冒楚之先篲路柴車藍縷蔽衣
大路昭儉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竿摩

僭擬董卓別傳曰卓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車畫兩輪時人號為竿摩車趙簡好弊說苑曰趙簡主乘弊車癩

馬衣殺羊之裘其宰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衣狐豹之裘温且輕
簡主曰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今我以自備恐有小人

之心也田差惡侈說苑曰晉平公為馳逐之車挂之以犀錯之羽立於殿下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觀平公大怒差曰桀

以奢亡紂以侈敗是以不敢觀也平公曰善乃去車
大誓言有牧野之陳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

于牧野遠行有祖軼之祭周禮曰大馭玉路以祭及犯軼遂驅之注行山曰軼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

主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晉書曰舊
說黃帝子壘祖好遠游道死故祭以為道神也
至如巢望石晉軍

左傳曰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注巢車車上樓櫓
樓呼宋人左傳曰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陳遵留客

以投轄見并賦陳
張綱獻直而埋輪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與杜喬等八人受詔行天下号曰

八使七人皆奉命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罪京師震悚
爾其奚仲初製海

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為車注云世本曰奚仲造車此言吉
光明其父子共創意又續漢書輿服志曰奚仲為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軒轅始作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少皞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
書

著肇牽書曰肇牽車牛遠服
詩稱孔博詩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數
狝膏

棘軸之喻史記曰淳于髡曰狝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不能運方穿
鹽浦涿輪之樂子虛賦曰驚於

鹽浦割鮮染輪注切生肉
或驅蒲輪史記曰封禪為蒲輪車惡傷士石草木又漢書曰蒲輪安車以

或駕皮軒漢官解曰馬有殿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為軒
丞相之容馭吏漢書曰丙吉為

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
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弟忍之不過汚丞相車茵爾

尹喜之占老君關令內傳曰尹喜嘗登樓望東極有紫氣西邁曰應有聖人過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求過

栢榮稽古以荷賜後漢書曰栢榮為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可不勉乎魏舒喪子而承恩晉陽秋曰魏舒子止詔給陽燧四望車使出入觀望散其哀懷
淳于

既同於炙輠史記曰淳于髡其諫說甚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故齊人謂之炙輠輠者車之盛膏者炙之不盡

猶有餘流言
吳起亦聞於徙轅韓子曰吳起為西河守秦有小亭欲攻之乃徙車轅於北門外

令曰有能徙於南門外者賜上宅民莫徙也有徙者賜之如今又置一石亦
今日有徙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旦攻城有先登者賜上宅上田

令曰有徙者賜之如今又置一石亦今日有徙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旦攻城有先登者賜上宅上田

民爭上一朝直如生而繼如附周禮曰輿人為車輪園者中規方者而拔之

焉繼者如附焉注云治材也如生如木從地生附如木之附枝也方象地而圓象天周禮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二十以象日月也

亦有節以鳴羸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和羸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馬動而羸鳴羸鳴而和應上車以和羸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節之雲母袁子正書曰以雲母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

又晉書曰謝玄敗苻堅於淝水獲所乘雲母車輿服志曰乘輿金根車五乘輪皆朱斑重牙貳轂倚龍

伏虎輿服志曰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靈文畫軾皇太子皇子諸侯倚虎伏鹿靈文畫轡公侯倚鹿伏熊黑轡朱班輪亦

聞長萬奔而輦車母左傳曰宋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考叔爭而

挾軻左傳曰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軻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行澤欲杼行山欲倅

御之必經乎三周禮曰御婦車而背授綏御輪三周則有指南司方左思吳都賦曰御婦車而背授綏御輪三周

賦曰俞騎騁路指南司起於涿鹿野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帝作指南

車駟馬以駕鹵簿令曰指南車駕四馬正道近一人駕士十四人信旂是矚述征記曰尚方北門

中有指南車車上有木仙人持信幡車轉而人常指南見肅慎之獻雉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還恐迷路周

公作指南車以送之聞鄭人之取玉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馬鈞既洞其

精微魏書馬鈞傳曰先生與高堂隆秦朗爭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之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明帝乃召先生作之車果成解飛

事十六

十

死在

禮曰立視五雉而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亦言其委曲

後趙錄曰尚方令解飛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

復有備其五色

應

漢官儀曰天子有五色車皆駕四馬沈約宋書曰立車五色安車亦如之皆天子之車也

名之七香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四望通

憶七香車二乘青犢牛二頭

具之輓軌

論語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拒以陰陽

周禮曰轂也者為利

轉也凡斬轂之道必非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斲轂小而長則林大而短則執手積音盡蔽音耗

柞鋤革反

杜林推之者鹿

東觀記曰杜林寄隗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

楊賢於隴底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晉武馭之者羊

晉書曰武帝披庭並寵者眾莫知所適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駕牛聞張湯之禍

漢書曰丞相長史朱買臣等三人案捕田信與張湯居物致富上使讓湯湯自殺其母葬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殺三長史

乘騾觀劉禪

事十六

十一

孫免

之降

蜀志曰後主劉禪乘騾車降鄧艾

諫趙談之共處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

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同同泣而下車

戒寧戚之無忘子

曰寧戚為相公祝曰使公無忘在莒管子無忘在魯寧戚無忘車下

周道之行有棧

詩曰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陽之贈乘黃

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又有三材之輪

周禮曰輪人為

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注三材以為轂輻牙也轂用雜榆輻用檀牙用櫟

四寸之鍵

尸子曰文軒六駛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不成也

千秋駕之而入宮

漢書曰田千

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入殿中故號車丞相

安平御之而升殿

晉起居注曰大始四年正月

載輿彼傳祇與王道守並優容於殊暭

晉諸公讚曰司徒傳祇以足疾遜位

不許版輿上殿又晉書曰王道守有羸疾不堪朝會顯宗詔令乘輿入殿不得施拜 別有祥間曠左 禮曰祥 武

則綏旌 禮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 上帝運斗以為用 見星賦運中 天子 央者帝車注

建德以攸行 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 東宮畫輪之制 東宮注曰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畫

輪四 王后重翟之名 禮曰王后五路一重翟二厭翟三安車四翟車五輦車 不巾不蓋之

狀 續漢書輿服志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孫吳兵法云有三次焉 狀 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者為先驅又為屬車為後殿焉 三次焉

望之稱 表子正書曰晉氏有四望車三望見上注 龍首天蹻以銜輓鸞為雀登

峙而立衡 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皆文獸伏軾龍首銜輓鸞雀登 閒關之牽載脂

詩曰閒關車之牽兮 茱萸之輶九精 石崇奴契曰作車當取大良白槐之輻茱萸之輶 及夫金薄

繚龍之飾 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斑重轂兩轄飛軾以金薄繚龍為輿倚較靈文畫轄 武剛

陷軍之制 漢書曰衛青伐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又史記三王傳曰賞以元戎注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謂兵車也衡軾之上並有劍

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如輕兮如軒 詩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注輕音致前重也軒後重 左實

兮右偽 左傳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 四輪起於王莽

漢書曰王莽造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赤憤軾上人擊鼓挽者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轎車非僊物也 平上本

乎梁冀 東觀漢記曰梁冀僭侈作平上駟車 張季荷劉詡之仁 謝承後漢書曰潁陽

劉詡好賑貧乏陳國張季札弔國喪值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詡逢之推所乘車彊牛與之 汝南受晉武之

賜 晉書曰武帝賜汝南王亮追錄皂車犢車或以香衣為號 歸藩詔賜香衣輦乘

晉太康起居注曰晉王

歸藩詔賜香衣輦乘

或以畫雲表麗

漢書曰武帝作畫雲車

或輶廣而作賂

傳曰鄭人賂晉

侯以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注廣輶皆兵車名

或輶輶而更貴

袁子正書曰漢世賤輶車而貴輶輶魏晉賤

輶車而貴輶車

或為輻以共轂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或駢衡而挂

轉

鮑明遠蕪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轉人駕肩塵閉撲地歌吹沸天

巷出由於鄭人

左傳曰楚伐鄭

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下大宮且巷出車吉

轍亂知於曹劇

左傳曰齊與晉戰于長勺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曹劇

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至夫專防風之骨

家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神骨一節專車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昔禹會群臣於塗山防風氏後至戮之骨專車焉

見長狄

之眉

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仕俄聞於生

事十六

十三

余

耳

異語曰仕官不止車生耳

瑞或見於垂綏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金車

者王者至行仁德則出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車出山車者自然之物也山藏之精與象車相似舜仁德盛山車垂綏

然丘則剛

金為輶

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之國獻比翅鳥以玉為樊其國使者衣雲霞之布經百餘國方至京師越鐵峴汎沸海有蚺洲蜂岑

鐵峴削礪車輪皆剛金為輶比至京師輶銳幾盡沸海涌起如沸煎也魚鼈皮骨堅疆如石可以為鎧汎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得近經蚺洲則

以豹皮為屋於屋中推車經蜂岑然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塗至五十年而至洛也

奇肱則從風以飛

見風賦飛

車初駭於奇肱注

美晏子之能讓

說苑曰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遺之輶車乘馬三反不受曰夫輶車乘馬

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何以禁之卒不受也

嘉宰予之見辭

孔子使宰

予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為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

靡窈妙之浮音夫子遇之弗辟惡記里之用鹵簿今曰記里白鷺鸞為旗等三車並駕四馬辟

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惡車太卜今一人在車執弓箛前皮軒車左右金吾隊正一人在車執弩黃鉞豹尾之儀鹵簿今曰黃鉞車或曰金鉞車

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次豹尾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皆武弁朱衣斯國容之為盛見文物之

彰施

鼎賦

夫鼎者鑄九牧之金而調五味者也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

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夏氏象物左傳曰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

輕也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鄭人鑄刑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於鼎

事十六

十四

今考

以為國之常法也魯有壽夢之賄左傳曰魯襄公享晉六卿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衛

有孔悝之銘禮曰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乃祖莊叔左右成公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

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其勤公家夙夜不懈危見魚游書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

丘希範檄陳伯之書曰將軍魚妖聞雉升升鼎耳而雉注耳不聰之

游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異逸少之紀書迹鼎錄曰王羲之鑄書鼎自以真隸書述已之書功沈於九江張陵之刻

丹經鼎錄曰張陵得仙鑄十鼎刻丹經埋於雲臺山下識元常之受賜鼎錄曰鍾繇字元常魏文

帝在東宮賜嗟主父之見烹漢書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爾其

五孰鼎一口

形觀附耳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象鼎圓食上謂之象鼎附耳外謂之鉞注云鼎耳在表音鼎音茲鉞音翼

象聞折

足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或刻以萬壽

鼎錄曰漢武帝登太山鑄一鼎銅銀為之其形若雍文曰登于太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

神鼎傳芳

或文之五熟

鼎錄曰漢景帝鑄一鼎名食鼎以銅金銀而為之其形若瓶無足文曰五熟是資君王

之則有陸遜破備

鼎錄曰吳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其文曰破備鼎

蕭何紀功

鼎錄曰蕭

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

或云昧旦以猶怠

左傳曰晉叔向曰鑄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

猶或云三命而益恭

禮曰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

於是王孫滿之責楚子

見上夏氏象物注

臧哀伯之諫魯公

左傳曰宋華父督弑殤公以郟大鼎賂公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

復聞扛自項王

漢書曰項羽力能扛鼎

舉由秦武

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膺而死

遺以子產

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私焉曰實分君寢疾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注云方鼎莒所貢

旌夫魏

祖

鼎錄曰魏武造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記征伐戰陣之能

既表太師之名

鼎錄曰董卓為太師鑄一鼎文曰太師

亦為王商而鑄

鼎錄曰王商為單于長帝令鑄鼎刻其功以勸忠臣

爾其銅虛生毛

鼎錄曰漢

宣帝建章銅人簋生毛以為美祥鑄一金鼎埋之建章宮

玉璜出渭

鼎錄曰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見彼

汾陰

漢書曰漢武得汾陰寶鼎藏於甘泉群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曰非周鼎上怒對曰天祚有德寶鼎自出此天以與漢是

漢鼎非周鼎也

齋于泗水

史記曰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入水求之不得又曰孝文

時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直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列之栢寢

東觀漢記曰廬江獻鼎詔召鄭眾問齊栢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眾對狀除郎中 陳

於杓祭

後漢書曰孝明帝時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杓祭之日陳鼎於祖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疋

九卿二千石半之

動之而必資九萬

戰國策曰秦興師於周末九鼎顏率謂齊王曰周之君臣內自計畫以鼎與秦不若

歸之大國願大王圖之齊王發師救周秦兵還罷率至齊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曰不可梁之君臣欲得九鼎

謀之渾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入梁鼎必不出齊王曰將寄塗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華廷之中其日久矣若欲入楚鼎必不出鼎者非

效醢壺醬甑可懷藏提挈非若鳥集鳥飛兔興狐逝而能至於齊昔周之伐虜也得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器械備具稱此王乃止渾徒且切

舉之而亦須十二

周禮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注牢鼎九陪鼎三

既不汲而自盈

十一

十六

包正

亦不炊而常沸

晉中興書曰神鼎者仁器也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炊而沸不汲自盈煙煨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

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得美陽者表厥尸臣

漢書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議曰

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賜爾鸞旂黼黻珣戈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諸侯子孫刻銘先功也

鑄荆山者當乎

天紀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出有莘而見負

史記曰伊

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行剽賔而未已

孫暢之述書曰禹鑄九鼎人不覺鼎移

而日移五步自周郊鄆已來東南移不知今至何國也道人商行傳曰鼎在剽賔於陽州是西北

梁武之寫仙經

鼎錄

曰梁武帝鑄一金鼎寫老子五千文蕭子雲書之沈子九江中

楚子之求分器

左傳曰楚子謂右尹子革曰今吾使人於

周求鼎以為分器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觀象犧易利金玉之貞

易曰鼎黃耳金鉉利貞玉

鉉大吉
無不利

致用王家有崇貫之異

禮曰崇鼎貫鼎天子之器也注崇貫皆國名

事類賦卷第十六

事十六

十一

十一





